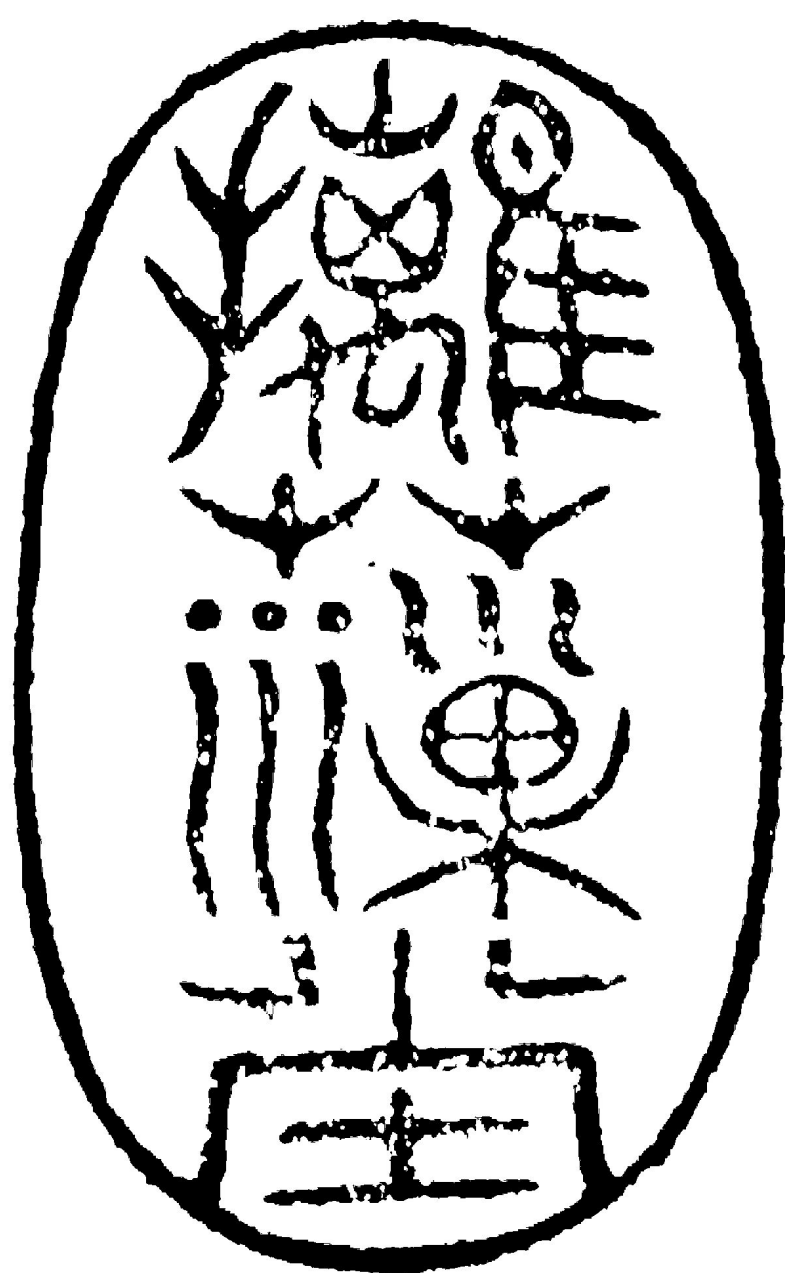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一三二冊
總集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 宋呂祖謙編
中州集十卷 金元好問編

卷一百二十六至卷一百五十
卷一至卷十

四七九—
四七九—二八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八
六至

詳校官候選知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四十九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雜著

續謚法

劉敞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及至於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一

賞罰窮矣劉子曰古之為謚者有取也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珣也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誅尼父合於謚法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

伯夷也

仁義庶曰淵不幸短命曰

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智適時曰俞寧武子進退寡過

曰瑗遜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耄期稱道

曰聃惠而多愛曰僞子產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節曰

禮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

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伎之

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

矜莊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不得中庸曰晷曾晷

言合聖人曰若子有敬慎威儀曰華公西赤有德疾憂曰冉伯牛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夷反

性敦禮曰况荀卿兼愛尚賢曰翟子墨子上同遵儉曰翟子墨子救攻

上開曰鉞宋鉞獨善為我曰居楊子居卮言日出曰周莊子潔

白不污曰皓四皓言行軌物曰舒董仲舒簡易多聞曰向劉向守

死善道曰勝伏生覃思寡欲曰雄揚子審音知化曰曠巧歷

絕倫曰衡張平子達數知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遷良史

實錄曰遷

責和氏璧

劉敞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

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

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

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

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

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

曰吾非怨已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

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

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

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

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

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

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則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

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

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齋七

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圖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達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王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害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為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已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

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傳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也

君臨臣喪辨

劉敞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

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敎惟不棄為埋焉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菜于廟門然後入釋菜者告有事

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被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被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為惡之哉

閔習

王安石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槨之其可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非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難皆若禁使槨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貞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許氏世譜

王安石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大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

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應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

林傳於世許揚者治鴻隙陂有德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與淵有二龍焉慎峻揚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卒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聞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為

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為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選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為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庶子懋生享為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

於唐爵安陸郡公國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國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為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攻契丹為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為涼州都督按行卒遇突厥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為虜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

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
及巡推巡為將而親為之下久之食乏無助煮茶紙以
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
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
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沉毅有信仕江南李
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慰嘗羈
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
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

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
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
者滋以規為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
遂逖迨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
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
其兄遂天子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遂子俞俞字堯言名
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
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均為進士逖字

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奇之擢崇文館校書郎尋
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
以為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鄧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楊
三州為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如如
事母故人無後為嫁其女如已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
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為太子中舍簽押淮
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

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
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為
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材其勞烈方
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母
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為弟也慷慨有大意少
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為進士方
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為太廟齋郎臨川王安石
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
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夷之所

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邪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醬醜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

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一百二十六

三

玄為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謬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

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酣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益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

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

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饁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鑄簋朱紘山濼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厯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孫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勦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

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廼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

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歷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廣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推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廼曰此者軍制不

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墜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與行者廼朱從道

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壻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

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堅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

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某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

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五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雜著

告友

王回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一百二十七

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

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記客言

王向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
卷一百二十七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鬪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已疲番軍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鬪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黃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嚮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

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議未熟都監郭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不足為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便平曰獨去審易即有險欲誰倚邪應曰借令覆發得百人何可倚者請立表候日投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母相遲乃下令軍中皆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從軍背出行十里許至德和軍軍聞應來白開壁欲內德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聞太尉已戰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邪應收馬立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為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正為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曰執應縛

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死此可不疑德和固怯聞敵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使欲避兵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比軍隨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士戰連三北德和軍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持大鐵稍橫突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北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為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弩連射應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太尉失軍不還邊大警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德和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